

“撷取星光，我们记录时代印记；织就云锦，坦然铺陈心中真理。”这诗意的召唤，常让我想起外公，颤抖着双手，在那些泛黄毛边纸上记下的，并非什么宏阔叙事，而尽是些“谷雨前三日，桐子花开”、“霜降，瓦上见薄银”的零光片羽。它们如散落的星子，在我记忆的夜空中兀自闪烁，却一度被我视为与这轰鸣时代无关的、沉默的注脚。

我成长的注脚，则由键盘敲击、屏幕流光构成。我记录时事，剖析热点，以精准的数据与严密的逻辑为傲，自信那才是为时代加冕的、光洁而有力的铭文。在我看来，外公那些关于花鸟虫鱼、寒来暑往的记述，不过是农耕文明褪色的遗痕，是注定被时代洪流冲刷殆尽的沙砾。

直到那个夏夜，台风过境后的短暂寂静笼罩一切。城市在黑暗与断网中沉浮，我那赖以构筑认知的“云端”信息圣殿，顷刻间海水蜃楼般消散。灯火阑珊处，唯有外公桌前那盏旧煤油灯，以一晕颤巍巍的暖光，撑开一小片精确的明亮。他正伏案记录：“颶风过，老槐东南巨枝摧折，其声如裂帛。夜，闻蛰虫复鸣，声微而弱。”

我伫立身后，仿佛第一次真正阅读他的文字。那“裂帛”之声，是钢铁从林里传感器无法捕捉的、关于生命折损的质地；那“微而弱”的虫鸣，则是劫波渡尽后，生命自身所宣读的、最朴素也最铿锵的宣言。在这一片信息混沌中，这条看似微不足

生如苔花 绚烂绽放

□ 食品科技学院 高美怡

“白日不到处，青春恰自来。苔花如米小，也学牡丹开。”天地之间，芸芸众生其实都如苔花一般，没有显赫的家世背景，没有光鲜的华丽外表，也没有出众的天赋异禀，只是一个个最为普通、最为寻常的平凡人。生于平凡，我们是选择卑微自怨自艾，还是以昂首的姿态努力绽放，是一种选择，是一种智慧，更是一种生命状态。“你若盛开，清风自来”，生如苔花，绚烂绽放。迎难而上，于逆境中创造奇迹。

“宝剑锋从磨砺出，梅花香自苦寒来。”古代诗人用精简、凝练的诗句，将生命需要迎难而上的智慧一语道破。长长的人生路，并非全都是康庄大道，并不全都会一帆风顺，总有一些浪潮朝我们袭来，让人猝不及防。这个浪潮，就如司马迁生命中的宫刑之辱，但是他依然用自己坚强的意志力，写出了“史家之绝唱”《史记》；这个浪潮，就如越王勾践，长达数十载的卧薪尝胆，最终成就了“三千越甲可吞吴”的佳话！历史，总是于无声处照亮未来；即便“白日不到处”，也依然要迎难而上，让“青春恰自来”。

志存高远，于平凡中坚定信念。

“老骥伏枥，志在千里；烈士暮年，壮心不已。”这样的诗句，虽然笔触隐忍，却依然让人感受到雄心壮志喷涌而出。树立起远大的目标以及坚定的信念，犹如一盏明灯，照亮生命之路。摘得诺贝尔生物医学奖

我们的时代

□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郭奕铭

然”这本大书最精微的脉动，萃取为语言的结晶。他笔下的“薄银”是霜的魂格，“桐花”是春信的使节。他记录的，是物候的骨血与呼吸，是天地运行不息的、最本真的“真理”。这本被岁月摩挲得温润的笔记，正是他为脚下这片土地、这个无声却奔涌的生命世界，所写下的最诚实的注脚。

由此，我重新审视“记录者”的使命。它既需要直面社会风云的锐利笔锋，为信息的洪流锁定真相；也万万不能缺少这份对大地脉息的谛听与传承。真正的时代注脚，不应仅是横切面的剖析，更需有历史纵深的温度与年轮。

自那夜起，我开始在自己的电子文档旁，置下一册纸质笔记。我学着外公的样子，记下“玉兰的苞瓣在午后坠落，像一声轻柔的叹息”，也记下“地铁口那株野葵，在沥青缝隙里，又一次将头颅转向日光”。我知道，我不仅是在记录，更是在续写——以我们这一代人的眼与心，接过那古老的“炼金术”，为这个复杂而深刻的时代，留下一份既印刻着社会肌理，又呼吸着自然灵韵的、不辜负前人也无愧于来者的，我们的注脚。



朵苔花都热烈盛开，才能最终花香满园。每个普通人都精彩绽放，最终积聚起实现中国梦的磅礴之势。

苔花虽小，却能在墙角石缝中绽放出不输牡丹的坚韧与绚烂；平凡个体，虽无惊天动地的壮举，却能在各自的领域里发光发热。校园里，有人默默坚守图书馆志愿服务岗位，为同学们营造整洁的阅读环境；有人深耕兴趣社团，反复打磨每一个表演细节，在平凡的排练中积累成长；有人在班级里主动承担琐事，帮同学收发作业、整理资料，用小事传递温暖与力量。希望大家能聚焦身边的平凡身影，或是讲述自己在学习、生活、实践中的成长历程，展现平凡个体在追求梦想、承担责任过程中的执着与坚守。通过文字，让“苔花精神”被看见、被传递，激励更多人在平凡的生活中勇敢逐梦，绽放属于自己的光芒。

无论是顺境亦或是逆境，无论是平凡普通还是光鲜亮丽，无论是雍容华贵的国花牡丹，亦或是毫不起眼的地皮苔藓，都应当以理想信念为灯，以不卑不亢为帆，以迎难而上为桨，最终乘风破浪、行稳致远。唯有每

执炽热之心 让坚持有光 让善意有暖

□ 文法学院 周宇秋

青春的底色，从来不是少年的三分钟热度，而是一团燃烧不灭的炽热，它存在于少年困顿时仍不放下书本的坚持里，在每一次摔倒后而又爬起的坚韧里；存在于危难之时伸出的援助之手，在每一次陪伴与倾听里。捧着这份炽热，我们便能照亮前方迷雾，驱散途中孤寂，一往无前。

炽热是不肯凉的坚持，是深夜伏案时不肯停笔的执着，是面对困难不肯放弃的韧劲，让青春在自我雕琢中慢慢发光。唐山学院的学生王雅宁，身患先天性成骨发育不全症，被成为“瓷娃娃”，22年间经历30余次骨折，却靠坚持活成“自强之星”，在骨折与逆境中拼出青春答卷。在那些病床与课桌交替的日子里，她自强不息，连续四年成绩专业第一，同时积极参与各项比赛，拿下了国际设计大赛金奖。生活给予她重击——父亲离世、姐姐重病，在此等打击之下，她仍多次组织团日活动，带领班级获评“五四红旗团支部”，她用设计传承非遗，用英语讲中国故事，证明“命运的裂痕里，也能透出光”。王雅宁捧着自己的炽热，在每

纯粹如陶

□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李家萌

窗外车马喧嚣，窗内泥胎静默。我立在陶艺教室中央，掌心托着一团湿润的陶泥。老师说，拉坯是土与火的艺术，更是心与手的修行。而十六岁的我，第一次触到那团微凉的柔软时，只想知道——在这旋转的混沌里，如何守住一个不偏不倚的中心？

答案藏在时间里。起初，我总想征服这沉默的土。手腕紧绷，试图用蛮力压制它的“不驯”，结果坯体在高速旋转中扭曲、颤抖，像受伤的鸟，发出沉闷的呻吟。老师的手轻轻覆上我的，一股沉静的力量传来：“孩子，纯粹不是对抗，是聆听。”我闭上眼，强迫自己放松。渐渐地，指尖的触感变得敏锐——我“听”到了泥在离心力中的渴望，它在寻找那个能与宇宙转速共振的平衡点。当我不再试图做它的主人，而愿成为它的知音时，那曾桀骜的泥，竟温顺地在我掌心生长，如一朵寂静的花，在旋转中次第开放。

拉坯成型的时刻，是人与泥共赴的朝圣。双手拢住这渐起的形体，所有念都被甩出这小小的宇宙。世界里只剩下一个中心，一种韵律。我忽然想起《庄子》里轮扁削木，“不徐不疾，得之于手而应于心”。千年前的匠人，是否也沉浸于这般“心斋”的纯粹？这纯粹，并非逃离世界的空白，而是将全部生命投入一事的凝练与饱满。在这圆满的寂静里，我窥见了“技近乎道”的真谛。

然而，纯粹最严峻的试炼，在成器之后。那只倾注我半月心血的花瓶，素坯已臻完美，只待釉火加身。可我贪恋宋瓷冰裂纹的深邃，又羡慕窑窑变的绚烂，最终在一件作品上堆砌了过多技法。开窑那天，它静静地立着，满身斑斓却目光游移，像戴了重重面具的小丑，在高温中彻底迷失了最初的素朴。我怔在原地，那刺眼的华丽，仿佛对我投机之心的无声嘲讽。老师未加责备，只将一枚素烧的陶环放入我手。它通体无饰，却温润坚定，那份源于泥土本身的诚实与完整，让我瞬间悟：纯粹的敌人，从来不是世界的纷繁，而是内心的贪婪。真正的纯粹，是在万千可能面前，敢于说“不”的勇气，是知道自己为何而“是”的定力。

重回拉坯机前，我再次捧起一团新泥。它不言不语，却已告诉我全部秘密——纯粹，是旋转宇宙里那颗岿然不动的中心，是纷繁世相中，那根指向内心的、永不倾斜的轴。

当窑火再度燃起，我不再幻想创造传奇。我只愿做一件素器，守一心纯粹，在时代洪流中，成为自己。

道的记录，竟成了我感知世界最真实、最可触摸的坐标。

我顿悟了。外公哪里是在记录“琐碎”，他分明是一位文字的炼金术士，以其毕生的凝视，将“自然”这本大书最精微的脉动，萃取为语言的结晶。他笔下的“薄银”是霜的魂格，“桐花”是春信的使节。他记录的，是物候的骨血与呼吸，是天地运行不息的、最本真的“真理”。这本被岁月摩挲得温润的笔记，正是他为脚下这片土地、这个无声却奔涌的生命世界，所写下的最诚实的注脚。

由此，我重新审视“记录者”的使命。它既需要直面社会风云的锐利笔锋，为信息的洪流锁定真相；也万万不能缺少这份对大地脉息的谛听与传承。真正的时代注脚，不应仅是横切面的剖析，更需有历史纵深的温度与年轮。

自那夜起，我开始在自己的电子文档旁，置下一册纸质笔记。我学着外公的样子，记下“玉兰的苞瓣在午后坠落，像一声轻柔的叹息”，也记下“地铁口那株野葵，在沥青缝隙里，又一次将头颅转向日光”。我知道，我不仅是在记录，更是在续写——以我们这一代人的眼与心，接过那古老的“炼金术”，为这个复杂而深刻的时代，留下一份既印刻着社会肌理，又呼吸着自然灵韵的、不辜负前人也无愧于来者的，我们的注脚。

九月风裹着夏末余温，黏腻拂过衣角，阳光穿透枝叶筛下金斑，落在我肩头。不同于身边雀跃的人，我未打量校门、拍摄教学楼，指尖攥着微凉的入学证件，心头目标愈发清晰，四年里，要扎进知识海洋，踏遍从前遥望的未知领域。这份无杂质的执念，是我与自己的纯粹约定。

日子在课表的框定里缓缓流淌，我循着既定轨迹，穿梭于阶梯教室与社团活动室之间。课堂上笔尖划过笔记的沙沙声，活动中此起彼伏的笑语，枯燥是底色，却也因填充了具体的事务而显得扎实。我渐渐与身边的人熟络起来，她们带着各自鲜活的生活向我走来，分享着我曾触及或从未听说的琐事。没课的午后，不必执着于自习室的沉静，三五好友围坐，指尖在键盘上敲出游戏世界的喧嚣；冗长的“水课”上，不必硬撑着消化晦涩的理论，摊开一本喜欢的小说，便坠入另一个温柔天地；就连曾视为重中之重的专业课，偶尔也会纵容自己，将目光从PPT移向屏幕里的短视频。

“这样好像也没什么不妥。”心底那丝松动悄然蔓延，像藤蔓缠上最初的坚定。我看着自己慢慢偏离预设的轨道，那些曾经被奉为圭臬的“纯粹”，在日复一日的纵容里渐渐模糊。当某次专业课结束，我才惊觉大半节课都在视频中度过时，终于猛然清醒——这份放纵，早已越过了适度的边界，走得太远了。

夜色如墨，我携满心郁悒入眠。恍惚间，肩背遭轻触如春风拂过，惊眸双眼，眼前立着位眉眼清润的陌生女孩，笑言：“我们同班呀，你忘了？”我搜遍记忆无果，心底却涌着故人般的熟悉与信赖，竟将心事和盘托出——从最初的笃定前行，到如今的时光虚掷，那份失控的愧疚在她面前无所遁形。她听完轻笑：“这些日子，你当真不开心。”我摇头，那些随性放空的时刻分明是放松的，却总觉辜负了曾经纯粹执着的自己。“你愧疚，正说明初心未改。”她声音轻柔有力，“放松无错，但别让随性耽误了征途，先完成该做的事，再安放自由。”心头郁结瞬间消融，我正欲追问，却被室友猛地拉起：“快醒醒，要上课了！”睁眼时窗外已泛微光，枕边空无一人，原来，是心底那个纯粹的自己，入梦来温柔点醒迷途的我。

这世间遍地是声色诱惑，人心底的那份坚守，难免要遭万千冲击。起初，每一次动摇都会伴着尖锐的愧疚，像警钟在耳畔回响；可当防线被欲望慢慢侵蚀，棱角被世俗磨平，那份对初心的愧疚便会渐渐淡去，直至荡然无存——彼时，我们也就彻底弄丢了那个纯粹本真的自己。而我深知，心底那个纯粹的“我”，从来都未曾远去。她会在诱惑袭来时站在身前，在我濒临迷失时轻声唤醒我，于千万次危局中，将我从沉沦的边缘拉回。往后岁月，无论前路有多少迷障，我都会毫不犹豫地握紧她的手，循着初心的微光，坚定地往前走。

首花微若米 坚韧劲芳

□ 园艺科技学院 康嘉悦

叶们是绿的，所以花们为了路过的人们能第一眼注意到它们而生出了鲜艳的色彩。若牡丹，它素来有百花王的称号，它的花苞巨大，花瓣姿态柔美，颜色多有红色黄色紫色，活像个唐朝穿着艳丽身材丰满的大美人，你能在万花丛中第一眼就看到她，目光为她驻留。而世间还有一种花，它的生长过程貌似不符合花中逻辑，在别人尽可能去长得茂盛繁密时，它总是在自己的角落站好每一班岗，默默吸收着每一滴露水，淡淡地开放着，散着淡黄色的微光。

自然界的苔花虽小，但它背后蕴含着重要的止血作用。人类世界的苔花们虽小，但他们选择在自己的岗位深耕，站好每一班岗，做好每一件事。在我们的生活里，处处都能见到微小苔花的身影。秋季下午，难得的阳光洒满了金黄的午后，躲在校园天井里的大肥猫也费劲地爬出来晒太阳，我正抚摸着大肥猫的肚皮，远处一个黑蓝色的身影走了过来。“嘿，这猫壮啊”，这是我跟门卫孙大爷的第一次对话，“我之前遇到的那只没它胖，怕活不过冬天，我自己给带家去了”。再次见到孙大爷是在校门口。今年冬天格外寒冷，厚长的棉袄也没法抵御。孙大爷正拦着两个骑电车的人，要求他们出示学生证。那两个人用略带戏谑的口吻说：“老头，我就是这里面学生，赶紧让我进去就完了”。但孙大爷没有丝毫松懈，说着你不像这学生不能放你进去，拦着他们。那两个人只得调转车头悻悻地离去。

我们没法阻止寒冷的到来，但这朵苔花，选择用自己的方式，汇聚着温暖与能量，用自己小小的淡黄色花瓣温暖着小猫和守护着学生们的安全。它自悬崖边破石而出，靠的是对自己责任的执着与坚守，是在自己岗位上无言地最灿烂地一种绽放。

有伟大功绩的人值得我们敬佩，在世界微小处默默奉献的人同样值得我们的掌声。这世间有很多小小的苔花在自己的岗位上稳稳地绽放着。校园里还有这样一群人，他们积极参与着线上支教志愿活动，用自己的学识去传递着每一份知识。我曾问过一位参与其中的授课同学，“你兼顾自己的学业和支教课程不累吗？”“累，但是累得值得”。当她每次透过视频看到乡村孩子们期盼的目光时，她会感觉她的努力、坚守稳稳地编织进了乡村孩子的未来，当孩子们下课的时候大声喊出的“谢谢老师”，让她真切感受到了作为一位老师的责任。细数，今年已经是她支教的第二个年头，她从稚嫩到熟练，已授有一百多节课，播撒了一百多颗炙热的苔花精神的种子到贫瘠的土地上。她仍然没有停止，在将来还会播撒更多更饱满的种子，带着更多的乡村孩子们去热烈地认识这个世界。这朵苔花，用这份坚守绽放着支教路上的芬芳，用这份坚韧描绘着孩子们的未来。

有一位老者曾说“我没文化，我可能写不出震撼人心的诗篇，但是我愿意时常执笔记录美丽的明天”。鼻周淡苔香悠然，可能你不曾发现，但生活的四周其实都开满了小小的苔花，看向你的身边，他可能是坚守学生安全的门卫大爷，也可能是在支教志愿活动中辛勤奉献的同学。他们在自己的岗位上用坚韧凝聚着温暖和力量。今冬虽冷，但苔花精神温暖着我们的心灵。虽然苔花如米粒般大小，但他们稳稳地扎根在悬崖边上，靠的是日复一日的坚守、年复一年的奉献。做一朵苔花吧，用自己的坚韧去尽展芬芳！



炽焰灼青春 热光暖岁华

□ 教育学院 李雨萌

暖的是一屋子的热闹。

这份炽热，是撞向世界的“小莽撞”。是看到志愿群里“社区助老”的通知，立刻报了名的果断；是路过校园里的公益展板，掏出手机扫码捐了一杯奶茶钱的顺手；是课堂讨论社会议题时，哪怕声音发颤，也敢说“我觉得可以试试”的认真。它不是“要做大事”的口号，只是想“做点什么”的真心，可能是帮退休教师整理了一下午的旧书，可能是在校园义卖，抱着自己画的海报站了两个小时；可能是看到校园里的流浪猫，偷偷放了一碗猫粮。这团火让大学不止于课本里的知识，更成了踩在生活里的、真实的温度。

这份炽热，是聊起未来时的“敢当真”。是和室友趴在床上，数着“毕业要去的城市”时眼里的亮；是在职业规划课上，写下“想做的事”时，笔尖顿了顿又坚定落下的字；是听到“这个方向不好走”时，偏要回一句“我想试试”的执拗。它不是“必须功成名就”的压力，只是“不想留遗憾”的坦诚；哪怕未来的路还模糊，哪怕别人说“太理想”，只要心里的火还烧着，就敢朝着光的方向走。就像宿舍阳台挂着的衣服，被风掀得晃荡，却总朝着有阳光的地方晒。

就像有人说：“青春的炽热，是我们给世界的第一封情书。”不必怕它烧得太旺，也不必怕它不够耀眼，只要这团火还在心里跳着，我们就永远是那个愿意为热爱俯身、为真诚奔走的少年——毕竟，能把日子捂热的，从来都是心底那点不肯凉透的光。